

从一名自学成才的赤脚医生，到血液病治疗研究领域享誉国内外的权威专家，再到中科院当年最年轻的院士、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在他的人生履历中一次次写下浓墨重彩的传奇。

陈竺

当年“赤脚医生”

写下人生传奇

余玮 叶晓楠



医学界最年轻的中科院院士

然而，归国初期，创业之艰苦超出了陈竺的想象。当时，担任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王振义只是一个“皮包所长”，陈竺要建血液研究室更是缺人、缺设备，甚至没有一间像样的房子。艰苦的条件并没有吓倒陈竺，小小实验室的灯光常常亮到黎明。

陈竺带领同事们边建设分子生物学和细

与哈尔滨小组合作在国际权威杂志《血液》上发表论文，揭示了三氧化二砷（即砒霜）是通过诱导癌细胞凋亡（细胞程序性死亡）而发挥作用的。这一发现使砒霜这个古老的药物，正式步入了现代药物治疗研究的主流。

经过多年探索和试验，陈竺发现维甲酸和神剂实际上是通过不同的途径，靶向作用于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同一关键致病基因编码的蛋白质，并因此提出两药共用的“协同靶向治疗”设想。临床试验中，90%以

无党派人士首任卫生部部长

2007年6月，陈竺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成为改革开放29年来首位出任国务院组成部门正职的无党派人士。

在卫生部部长的任上，陈竺受到的挑战接踵而至，从接受汶川特大地震灾区大规模应急医疗救治的考验，到北京奥运会期间医疗保障，再到接手“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的处理，桩桩件件，无不是巨大挑战，而他应对从容，处置得当。

而就在媒体聚焦陈竺的非党员身份和科学家从政问题时，如何重整现实情况复杂的医疗卫生系统，怎样推动迫在眉睫的医改，这两个棘手问题也同时摆在了这位新任卫生部部长面前。

中国遗传学会副秘书长安锡培说，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大病保障制度，最早就是陈竺提出的建议。“陈竺做过赤脚医生，对农村非常熟悉。”安锡培说。

“中国医改如何定调，不是部长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但是作为卫生部门的一把手，能够把眼光首先盯在疾病控制与预防上，这充分显示了陈竺是一个非常懂行的卫生行政官员。”医改方案起草人之一的王虎峰教授对陈竺提出的高度重视疾病预防的观点，极为赞同。

事实上，陈竺对“未病先防”的观念早在30多年前当赤脚医生时就有体现。2003年非典刚开始肆虐时，陈竺就敏锐地看到了它的危害性，随即组织科研人员对非典病毒进行研究。5月13日，非典肆虐正甚时，他奉命亲率12名专家，奔赴广州和香港。在广东，在紧张的气氛中，陈竺戴着口罩，两天内内访遍“重灾区”，在最短时间内拿到了非典病原样本，使中科院等专家组得以在第一时

师从著名血液病专家王振义

1970年，随着上山下乡的大军，陈竺辗转来到江西省赣南地区信丰县，开始了6年的知青生活。每天收工后，父母都是上海医学博士的陈竺，总待在家里看父母寄来的医学书，常点着煤油灯看到深夜。1974年，21岁的陈竺成了一名赤脚医生，村民们有个头疼脑热，就会去找“陈医生”。

由于表现突出，1975年，陈竺被推荐到江西省上饶地区卫生学校学习。勤奋好学的他毕业时各门成绩全是优秀，被留校任教。工作之余，他翻译了数十万字的医学文献。

1978年，陈竺被推荐到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内科进修时，结识了著名的血液学专家王振义教授。王振义发现，陈竺虽然只有中专学历，但写的病历十分仔细、准确，从此，他开始悄悄地暗中观察这个年轻人……

这一年，高校恢复研究生招生考试，爱才心切的王振义鼓励陈竺报考自己的研究生。陈竺夜以继日地自学大学课程，最终在600多名考生中获得总分第二、血液学专业第一的好成绩。王振义承受了很大压力，破格录取了这位没有上过大学的研究生。

1984年，陈竺凭着优异的专业成绩和掌握英语、法语两门外语的优势，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赴法国担任外籍住院医生的人选，来到巴黎圣·路易医院血液中心实验室。一年后，他在这里攻读博士研究生学位，主修分子生物学。1989年，陈竺谢绝了法方的挽留，学成归来。他在自己博士论文的扉页上，工整地写下：献给我的祖国。



2012年11月，陈竺到江西省信丰县人民医院调研

胞生物学实验体系，边开展了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发病原理及全反式维甲酸治疗该病机理的研究。经过顽强拼搏，实现了我国人类疾病相关基因发现“零”的突破；并发现了维甲酸诱导早幼粒白血病细胞分化的一组关键基因（RIG基因系列）。

1994年，当陈竺得知哈尔滨医科大学张庭栋教授等用砒霜治疗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取得时间长短不一的完全缓解的信息后，便开始与哈尔滨同行合作，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癌细胞凋亡机理的研究中。两年后，陈竺带领的研究小组

上的患者长期无病生存。

1995年，陈竺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生命科学与医学学部）。这年，他只有42岁，是当时中国医学界最年轻的中科院院士。

随后几年间，陈竺牵头承担了一大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参与组织协调了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取得了一系列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多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华医学科技奖及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骑士荣誉勋章”等。他所领

神州



我是这个舞台出来的人，老百姓认可，领导信任，我会尽心尽力，办出一台不敢说超过以往，但不会辜负大家信任的春晚。

——赵本山谈回归春晚担任副总导演时表示。



很多人不理解我为什么接手手山芋，我知道，现在不是众口称颂的年代，挨骂是正常的，我做好了准备。我导春晚一不为名，二不为利。

——对于执导春晚，冯小刚如此表示。



对于那些绝不向失败妥协的人来说，高考失利只是他们走向更高顶峰的一次机会。蹲下去是为了更高地跳起来。

——俞敏洪这样鼓励高考失利的同学。

非常好声音



学问是不管有没有用的，学问的关键是我们去解决它，要去弄清楚其中的是非，这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求知是一种愉快，不以专业来束缚自己也是一种愉快。

——学术名家王振鹤认为学问的关键是“求真”。

(李婷婷 王欢辑)



我们走的路截然不同，没有竞争关系。我与韩寒更多是变成了“80后”的符号，像两颗棋子，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扔。

——郭敬明对于外界将韩寒作为他无形对手的比喻这样回应。

投身外交

1958年，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为了更好地展开外交活动，他几次动员张茜专门去做“夫人外交”的相关工作。起初张茜不愿意，表示临时客串可以，专职不干。她希望有自己独立的事业，而且已经有了目标，想在俄语翻译领域继续有所突破。她通过在上海、北京的专业俄语学习，已经翻译、出版了俄语文学作品。最后还是邓颖超当面劝说，强调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周恩来希望她能担任这项工作，张茜才只好服从。

接受了这项任务，张茜把铺在桌上、放在枕边的几种中俄大辞典和几年来积累下的上百个单词本都推进了书架的角落。陈毅看了奇怪：“怎么把你最宝贵的东西收起来了？为了不参加夫人工作，连外语都不要了？”张茜笑着说：“这些可以放下了，现在最需要的是英文的东西了。”陈毅高兴地说：“到底是邓大姐说话灵，一说就通了。”张茜不无惆怅地叹息道：“我这是第三次转工作了，都是为了你，连自己的专业都没了。”陈毅理解她的郁闷，动情地说：“我知道你为了我，放弃了很多。不过我不也是转行了好几次吗？在军队待了20年，不也转向城市管理了吗？这不又转向外交了。为了革命，为了国家，我们俩一起干吧！”

张茜是做事十分认真的人，一旦着手，就力求完美。除了从头学习英语外，她还从



1958年，张茜率中国妇女代表团访问柬埔寨，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到机场欢迎

《楚辞》开始学习中国古典文学。这些文化素养的积累，在她日后的外交工作中，逐渐释放出光彩。

处事沉稳

1961年5月，解决老挝问题的国际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第二次日内瓦会议）。11日，张茜随陈毅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前往，负责与各代表团团长、大使的夫人交谈，活跃在各种宴会、酒会上。在老挝富马亲王、苏发努冯亲王举行的酒会上，张茜正与各国夫人交谈，忽然看见美国代表团代理团长哈里曼夫人径直走来，并对着她说了一些交际的话，因事先国内有纪律，不主动与美国官方人员接触，张茜不动声色，耸耸肩装作不

今年6月，母亲张茜诞辰91周年之际，由我编著的画册《红芳影录——纪念新中国女外交家张茜》正式出版了，153页的画册所容纳的300余张旧照，绝大部分未曾发表过。

张茜

永远馥郁的

红芳

陈丹淮

懂，只是微笑地望着哈里曼夫人。哈里曼夫人碰了这样一个软钉子，很着急，忙着跑去找翻译，张茜顺势转到另一个夫人圈里交谈起来。没过几分钟，听见酒会另一边响起一片笑声，原来是哈里曼大使和夫人又挤到陈毅身边，伸出了手，陈毅大大方方地握住了哈里曼的手。各国记者立刻抓住了握手的瞬间。法国巴黎《快报周刊》评论称：“美国政治家主动和中国政治家握了手，这是多年来破天荒的第一次。”

文采熠熠

1962年9月，印度尼西亚总统夫人哈蒂妮应邀访问中国，所有的领导人，甚至毛主席都接见了哈蒂妮夫人，外事规格达到了最高。所有的夫人也都出席了欢迎宴会，且都身穿旗袍，连蔡畅、邓颖超这样的大姐都穿着深色底料、胸前印着浅色大花的华贵旗袍，宴会大厅里夫人多彩的服装使人目不暇接。张茜选择了一件金黄的旗袍，看似普通，可在灯光下一照，料子就反射出紫色，显得十分华贵。连邓小平都叹为观止，回家后对他的女儿们说：当天的宴会上，就数张茜和孩子们的妈妈卓琳最漂亮。

9月25日，陈毅、张茜陪哈蒂妮游颐和园。散步中，张茜为哈蒂妮讲解长廊上面图画的来历；湖上泛舟，张茜向她介绍中国古典的园林艺术。当张茜听到歌唱家用印尼语

唱印尼歌曲时，兴致大发，顺手按印尼民歌《哎哟妈妈》的曲调，填写了两段新词，改歌名为《哎哟兄弟》，献给印尼朋友。当歌唱家用印尼民歌曲调高唱这一新词时，餐厅一下子变得分外欢腾，女外宾拥抱着张茜，又是亲吻，又是蹦啊跳啊！盛情的款待深深打动了哈蒂妮。在回国的飞机上，她致信张茜：“在这些新朋友中，张茜姐妹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

从1956年到1966年底，张茜在中国外交舞台上奔波了整整10年，共出国访问21次，到过12个国家，在国内接待过的妇女人士更是不计其数。父亲曾在诗中把母亲亲切地比为“红芳”，所以，画册定名为“红芳影录”，我想是恰当的。

(孙若茜整理) (本文作者为陈毅和张茜的第二子)



1959年，张茜访问越南时，胡志明主席在自己的诗集上签名赠书